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山陰陸游

記

雲門寺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徃徃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覲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



門寺更曰淳化一山丘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
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闕
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
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
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恠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
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
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絕老僧四
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
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
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

磨刻崖石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
兒時往來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倉老而物色益
幽竒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
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
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
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畱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
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
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

外其有功於人，家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巖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嶮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鱓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鼃黽蛇蠶守宮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爲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

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據復增築之
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
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
此則擯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
俎是諠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
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瀟亭記

瀟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之以茅名
之曰瀟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弟相

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
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
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媮爲
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
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別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
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
年無一日不思瀟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
其在瀟亭語則瀟也食則瀟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
視之若瀟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瀟之人
疏一泉移一石執一草木率以瀟觀之恍然不知身之

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

不得焉粗則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芟入松陵上巖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竒

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擢瞬息千里者則安
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
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我帶博車騎雖容
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
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
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
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
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

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

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其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為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元年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下與奕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曰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小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往來人如身在峨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為之者也始王君其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生人之福而請吾居

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願以於吾獨委曲周盡
吾亦感其意為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
為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
之心志亦竭於是乎子為我記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
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
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
搶然不知生之為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心又况奕
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八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阻以之圍而史失其行

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

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
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外衛王室號稱大邦
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
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禴禳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
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壩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
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
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
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上尚書願
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詔賜

廟額曰忠祐 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
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 上之賜五月癸
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袖人協心霧雨澄霽
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其曰願有紀焉其
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
褒於 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
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
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
所勉焉母爲神羞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為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閎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閣空翔地踴鍾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

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為虎狼羗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載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碛無贏財羨工公之為是役也寸寸銖

銖心計而手度之。繫月乃成。形容為癯。髮為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旣耶。蓋去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推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旣上。天子為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譖。毋服讒。使天

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乃可無愧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雖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

况所謂高齋中漢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
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宅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
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
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
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
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
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
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
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
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

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
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
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
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
其悲至此亦無足恠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
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
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子未知少陵自謂
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
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

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所居名樂郊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竒石蒲萄來禽芍藥蘭芷葳蕤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徃徃累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碇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

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
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任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
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
於朝議者爲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
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
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鍾鼎諸
公之薦蓋貶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
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賁斯園荆楚多
秀民尚有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一日笠澤陸

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爲壯縣杜少陵
扁舟下白帝過焉爲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
巫縣名益重 宋建中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鈞黨自
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卧
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詎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
舉出者鄆城李德脩來爲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
廢趾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爲予名
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旣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
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

進此道幻翳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
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青暈初無少異也德脩
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
某臆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爲使也始徙
漢中卽以郡治爲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
至未幾凡營壘廐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
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謁見
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旣留

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欂徹其蔽障不費
不勞挾日而成會 上遣使持 親詔賜黃金匱寶熏
珍劑以彰殊禮 公遂摭 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
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言曰
以財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
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
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
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况任天下之重乎歲
庚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某言公嘗
憇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愧之則公之劔心

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
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
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
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 上獨深知之故 詔語
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某以爲今猶未
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腥聞于天天且悔旣盡以所覆
界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轡駕奠京邑
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
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
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

謹記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
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耀矮貯
丹砂雲母竒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
而積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
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
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
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
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

爲僊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
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
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脫而予願得見焉茲非
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
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爲
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
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捷爲隸道黔中越雋
諸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
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

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
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
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
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
關竝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雖合得失是
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閩內事
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
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
直接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
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竒章方居中每

何敢望律公然竊有幸焉律公守蜀牛斗章方居中每
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
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
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
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
都獨否自劔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
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
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劔
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

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距復侈大之雄傑
閣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
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夫今不營
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
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業然摩天不
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曾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
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
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
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
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

公且以麻廟之重出撫成節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
河之水以洗五六年腥羶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
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舉
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口已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生元期為下詔書與郊祀天地
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
事第其高下及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
為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亡小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
也然則郡國貢士願可不重土耶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

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
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
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
肩袂相屬甃堅材良山積重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
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
高閣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它事各有攸處既
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
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
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
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

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知其成不揜其能惟
懼後之無傳可不謂歟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時
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
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
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為廣
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至始至也纔
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匱

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
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
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
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礪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
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
府寺以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
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
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竒
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勢假
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

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

禁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遠
昌老真叟以為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
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
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翹崇
恭敬棄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
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
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濱廟一
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
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當

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

聖主以恭儉化天

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

專閫方面皆重德

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

為王孟之所難哉

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

自為功而已使有

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

然則其可不書淳

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城

都府玉局觀山陰

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

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

人瑞之鳥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辭矣願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

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
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
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
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
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
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
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塢事襄陽王君鉉
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為之記自春徂秋凡

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為弥甥方踰躅學步時已獲拜
公則今於為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
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為知名士
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為祠廟篋
庫吏其為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
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為世僂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
况有拜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於文章
如汪伯更哀舜祭鄒文忠公皆傳天下亦間與為佛學
者延慶明智師遊謂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重
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

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
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格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
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
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
一家之說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之地
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虜士之棄
日豈馳驚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為之末謀衣食
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
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
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

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詔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為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園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園覺經且命某為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

曰園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爲
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
恭惟 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
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旣已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
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園覺爲我
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 萬機之餘
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羅之
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 宸筆
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
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園覺中魯之逢楚之
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為矛盾為冰炭者亦
莫不共在此大園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
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
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
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
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躡
躍於虔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
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任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
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為限量也豈若園覺之

廣大無邊也哉顧其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
山盛事本末闕闕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為愧懼
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
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
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悽報國
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為米千三百石
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
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

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驚服歲

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為

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即

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嘉其意為上尚書戶部純一

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為記予辭

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

繼今益能修其業以自致于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

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

怠忽者奮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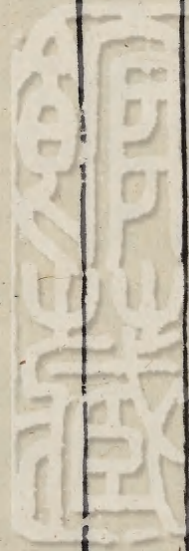
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于碑陰
俾後有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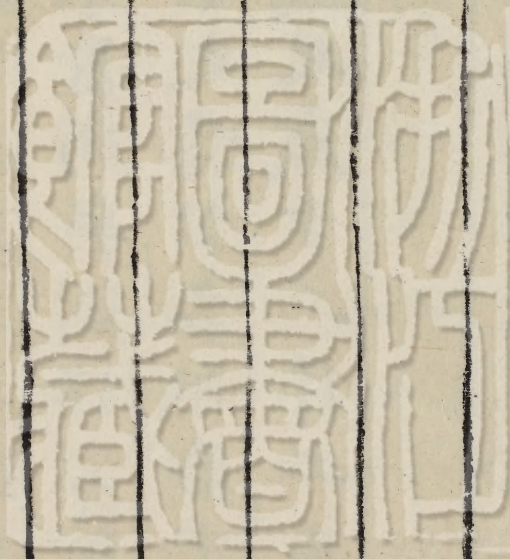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于臨安初以
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
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谿之水為惠明河醜為二股
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
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
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
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

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
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
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
實之而爲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旣尊
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
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
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
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
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
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

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
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發與士之舉有
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
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
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
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之十八



渭南文集卷之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

且稽靈隱時 壽皇聖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屢賜金
錢其最為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
物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
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不取辭惟茲四明
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 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
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鼉鼉蛟鱓弭伏退聽惡氣
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而
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虞盛哉今德光又
廣 上賜蘄 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
時億刻之金石 於是為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

事傳佛大法報 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既
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
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
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
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為文久計未四十年遽
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為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
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

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
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
三百萬有奇而竹木輓斃黜聖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
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
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為懷素
求文為記予為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之人舉請吾士大
夫以為彼無尺寸之柄為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
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
孰視蠹弊徃徃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
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

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桶
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
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
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
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
日此其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
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
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
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
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

曷足恠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
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
徒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
院之葺又可前知耶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
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
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
事竟孰任之於虜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
禪師游能得其學伯暮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
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
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
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
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絜簡棲以巨輪
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恠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寔
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黜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
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
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 十二聖一心罔或
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並建四代之
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

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
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
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
無任是責耶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
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拈蒼王公信來爲是
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
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奧
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
訖事以其饗殮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
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

猶以爲兼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
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
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祚各以其所宜用
無一不如禮式公迺齋心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
遜進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
行先我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
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
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
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
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收入奏行在所館于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明旣從予遊絮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絕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

者既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
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
藏阿羅漢殿鐘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
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
人力所能也又哀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
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
未必能辨此明方爲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
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奇
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
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

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
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徵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
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
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成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
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
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爲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
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鸞騰縈帶在鬱葱佳

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
孝禪寺實爲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
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
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徙寺
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
名初郡長者江氏爲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
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
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膳崇成者皆玘
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鍾有樓
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

爲磴路爲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
備郡人童天祐天錫六珍出貲爲鼎小鉅老僧智貴傾其
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護取郡之
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熙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
役旣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
嘗來爲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夙昔
緣故玘來求予爲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
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
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
山崇塔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

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天下之異境而有之
騷人墨客將有徒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
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
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
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
畿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
宋興文物寔盛自朝廷達于下州縣邑社稷之祀略
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旤兵氛南而被吳楚中興七十

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曰訟獄為急及吏以
期告漫應曰如今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
令式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雖在乎會稽之為邑實
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坦次舉常平治所有將
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救法以內家及宗室近屬
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古而不治責在會稽者
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社在禮神坊曰社
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弗不治祀則爰
舍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
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公始至周視壇所喟

然嘆曰幸為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廼
即其地為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
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櫟豐之粉榆故事執松五十又稽
合制度稟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鬯莫不如式
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
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
敬齊粟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
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扞于野皆曰吾
今致力於神神實饗荅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
告子請記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

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
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
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
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蘄之辭曰受天百祿
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語言一飲食未嘗忘君
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雉蘄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
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亦有時數畧有禁洋洋乎浩

時澤有虞川林有後漁獵有時數畧有禁洋洋乎浩
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澆陂竭澤者蓋無有也
所謂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
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
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所放生名池用祝壽
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 十三聖

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爲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
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 聖澤之
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
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真以慶二年來領郡事
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

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
 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
 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
 計望 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觀興難
 以為廣德為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
 某復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
 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
 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坭坳 天子休命而致歸美
 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若苦其職之一事耳豈特是
 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由一大夫提舉建寧府武

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諭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為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后將無所攷質子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

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
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竒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
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
敬則今日之請尚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
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
伐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訖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
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
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

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
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
來相屬也富商大賈挾柁掛席夾以大艣明珠大貝翠
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
灌溉瀆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者
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旣亦以近官道首廢于
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
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
脩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寶
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

人又廢木翦竹伐鍾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
敢孰何初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
法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
得其一故太傳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
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彛者主之彛與亨俱東陽
人人固已喜而彛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
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
大利矣彛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
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
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

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
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
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年庚申實十七
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繫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
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
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
刹徃徃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
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為飛埃鞠為茂草過者弔古
興懷於狐嘯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
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

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

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
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
大夫過而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
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冽岡巒
抱負崑嶂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矣或謂古嘗
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
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
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

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
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庖漏凡
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
不能久也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
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
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
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
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
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
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

于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
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
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
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
能守其說彼浮屠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
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
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
愬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
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陸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折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

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亦不加損視氣候或
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
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
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
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跡不
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錄以自給
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
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
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
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節

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
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
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
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
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 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為
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
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
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

為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遠始復縣
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
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
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美郎史君定之來為縣始至
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為盛
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
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
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
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為戶十四萬二千一
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

有奇為郡

境十之四則吾邑願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

於傳舍

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

訟問囚延

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庳陋仰

漏旁穿非

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

先姑置弗

議比為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

訟善無濫

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譴知君為深君所

設施郡未

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

為輒共成

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

度之餘為

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

巳落成出

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

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
舊觀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甃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異
予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
知吏不得訟以為姦非君之才有餘願能若是哉堂之
名有九曰晝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
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有筆
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
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
造為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
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之才稱於世且猶

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泐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擲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况於州牧郡守以降遽篠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况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

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迄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財其舉事為尤難若諸暨主丁君宓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解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徒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解乃故益詹藉濕支傾殆不可居然閱一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除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歛于民竹筒木章瓦甃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

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
為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
喜恠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
子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餘不得辭也昔我 藝祖
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
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為殿宇於庠
祖 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
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
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
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誓古婺州誓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卓來為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窻戶闢楯瓦甃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

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繞其下
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
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
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
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
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
兩朝實錄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
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
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
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

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
讀典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謨盡在亦何益於
稽古故子以為士能玩易之書與身親見處義等反覆
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
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
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聖人猶未學也親見
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
吾命而不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
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
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
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金肯傳
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神玘實來方是
待事廢不舉地弗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
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
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于此天其使我此地歟乃
誅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
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
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

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禔翼將吏
 武士執楯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
 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
 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
 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
 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
 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
 役而木所從來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
 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玳之來百役皆作脩廊傑閣
 虛堂廣殿至於樓衆養老之室庖福帑庾之所繚為垣

墻引為道路莫不羨於觀而便於事。復雖有能者無以
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
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
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
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
助之請未及屬橐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毫不敢也。
今茲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

皆疏河以通黿餉。此為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
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
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
之。自朔為黿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
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黿也。歟。翰林嘗過奔牛
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
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仁。伏善防字若川。以
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且取考古以驗今約
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
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候慨然。是廿。兵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
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
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出之
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
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材
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二年八月乙巳也明
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一朝廷在故都時
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抵語曰蘇常熟天
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雖且耗天下休戚在焉
自天子駐畢臨安牧貢戎贄四六之賦輸與郵置徃

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
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
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
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所以還故都百司庶
府熊羆貔虎之師異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
知此闡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一
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毫辭
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
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
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
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六楚之衝為天下
重地尚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
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為迎勞宿餞之地而王
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
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
為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
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雁翔泳蓋

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為四楹縱為七架前為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旁又有麗牲擊鮮與吏士更休之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斷削髹丹皆極工緻景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宅分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立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為北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一雖強承命終以負

魏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寔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福浴皆有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興學者共之既命成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

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
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
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充不知止者以
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
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
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師道遇 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
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
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
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觀太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

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屣也一死生去
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
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
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挿竹為籬如其地之
數薶五石甃瀦泉為地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木之品若
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
以嗅擷其頰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
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

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
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
遺者反覆研究古今躰制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
楚調唐律訓荅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自遣暇
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曰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具足以
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
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

直祕閣浙西

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

數月州以大

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間暇符牒

簡少榜笞之

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

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

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

至旦盥饋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

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

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按釣之地具

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

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
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
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肖也干有餘
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
孚而遽望人以耨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
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
者又即祠之右創為佛院樓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
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
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龍石美石請記於
予予曰嚴名城也自 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

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
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
薦徃徃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
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
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
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為此邦
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
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

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

卷第二

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
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誥也夫子生於周故
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
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
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

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鹿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爽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剗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

恭齋明以時訖事 且來告請記其始末 天子中興大
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
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
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龍興河朔克 濟大業祀 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
養生齒其數無量 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
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况山林外臣以

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
梵隆以異材瞻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
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青山號無住精舍
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
政與義皆為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
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夫
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
願留久之示化上為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
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第
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

本命道場以祈 兩殿之福 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
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
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 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
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 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
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 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
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 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
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觀音 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
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 爨儲積各有其所捷推鼓
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 種執跡鑿莫不極思致區
處之妙而西巖尤為勝絕曠 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

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
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
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
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
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
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
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
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
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
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墻立者齋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甃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

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
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
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剎然懺
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
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禱亦盛矣院
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識
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為之書而
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華於
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
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
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
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為
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
求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
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
忘之蓋以身為親疏而不以先人為親疏也視兄之子
已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

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
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
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
無親疎之殺矣於虜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
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
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徒
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
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
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
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

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 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
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 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
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
人或貪其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
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
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人 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
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
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 朝干四方
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
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

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
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
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
西有太山之成將斷橋梁燒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
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
窮乃盡邀侯又出兵濠州以具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
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勲功方脩水門之備濬河深
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為

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亘而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
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竒樓櫓稱焉將吏士
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
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
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就益堅予亦痛若人之
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
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
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况如侯之功光明卓
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
後世為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為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為之者士於可為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歎歎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為記其後又以

錢百萬初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
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
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
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良齋謝公
昌國書其顏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子實書之於序
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為
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
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于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
不媿則民殷俗媿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
吳君兄弟為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

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日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
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
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八夏
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
迨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
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
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
下為子孫基業閱堂傑閣房奧廊序棲鍾之樓櫝經之
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涵浴無一不備為屋僅百間自
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

孤峭竒秀常有煙雲暎帶其旁卜地者以為在法百世
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繞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
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
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予廬於此凡東之會
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
官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
如若之為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
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
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
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夫他彼其初

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虐，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庳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

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
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
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遺書於
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
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
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薶沒決矣尚
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為之書嘉定元年
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

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
子為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 恩召為史官朱公丞祕
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為御史予領監事間 劇異趣會見
甚踈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
及公未嘗不相 興懷絕歎也明年 國史奏 御之
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 請外補不復
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 朱公真可人
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間 暇之日為多
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 問餽宴樂以
修舊夙宿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

若下疑誤一字
夙宿誤一字

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為公壽且
慶斯堂之成願方以為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托於
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
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
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
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
博極郡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
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

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凶循曰吾懼
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
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闢草徒
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
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
自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
負於為儒矣然每悵然自以為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
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
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
兗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

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
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
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
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
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
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葺書見志記亦
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
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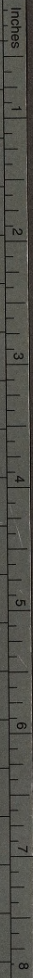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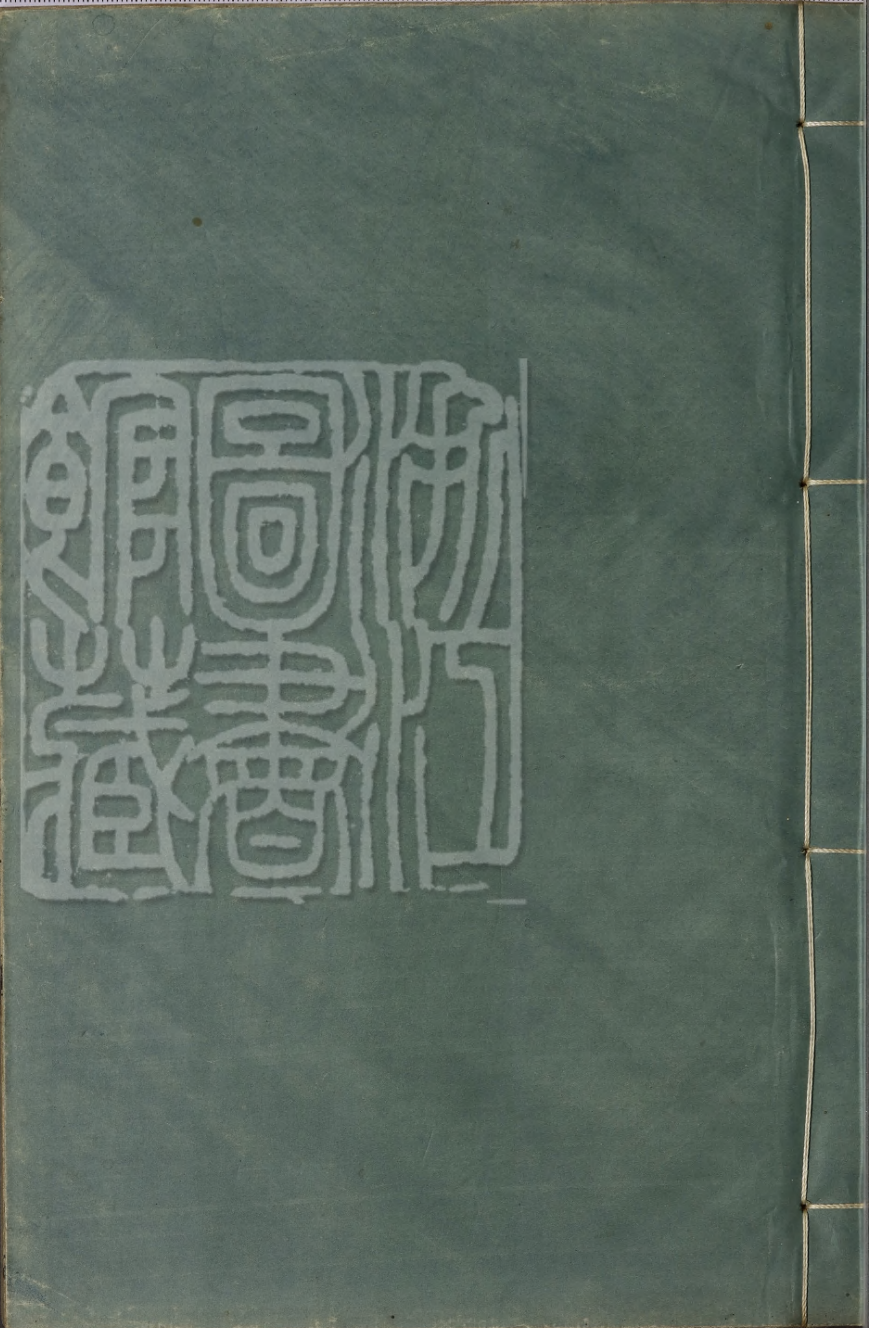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19861

一九 年 月 日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